

回家

我有三个家。第一个是修武县的老家,第二个是焦作市的新家,第三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空军这个大家。前两个家庭,常来常往并不陌生,可部队这个大家,我将近40年没有回去过,因此,心里常想啥时候能回到部队这个大家看看。

我的这个想法和从吴华宇航空公司退下来的老战友王保才一拍即合,于是我们约定在5月10日出发,到济空探上一回部队这个大家。

今年5月10日凌晨,我们登上了从西安开往济南的1162次客车,列车运行10多个小时到达济南东站。我们住下后,转业到济南市区的老战友柏林前来探望,并有点为难地说:“我也10多年没有回过连队,好多老战友都先后离开了部队,没有熟悉的战友啊!”后来,他又联系了几位战友,因都不在济南市区,我们只好作罢;找不到人陪同,我们自己找吧,相信只要连队还在原先驻地,一定能够找到。

我们的部队大家是1969年10月份从南空调到济空的,当时连队的全称叫济南司令部直属防治连,驻防在济南市管辖的章丘市明水镇,后来,又升格为营级单位,现仍驻在老地方。凭着记忆我们于5月11日乘车,赶往济南市数十公里以外的章丘市。

40年的变化太大了,我们一进入章丘市,给人的印象已经不是以前的老章丘,宽阔的马路,林立的高楼,完全取代了那时候老县城的模样,明明沿着秀水大道直行往右拐数十米就是防治教导队,可我们的车辆绕来绕去,竟然找不到地方,直到当地一位老者精确指路,我们才认出老明水镇大化肥厂对面的建筑物,车到家门口,我们才恍然大悟:“就是这个地方,一点不错。”门口警卫有两位空军战士把守,问我们从哪来,有无证件,当我们随手递过去退伍证等证件,并说明来意后,一位小战士很热情地说:“欢迎你们,我现在就带你们去见赵队长。”听了小战士的这番话,我们的心里像一块石头落了地,一股股暖流在全身涌动,竟情不自禁喊出来:“回家了,我们终于到家了!”也许是过于激动,也许是小战士过于热情,我们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直到见到了教导队的赵秋叶队长,心情仍然平静不下来,在赵队长的办公室里,我们同赵队长、任守华教导员两位首长促膝攀谈,又不时从电脑里调出老照片观看,从连队的发展变化到老战友的高队,从日常生活到军事训练,几乎是无所不谈,那亲近感、回家感油然而生,打心底里发出“回家的感觉真好”的感叹!

两位首长又带着我们到营区察看,让我们领略了原先的老营房变成了现在的座座楼房和绿色花园。有一块小菜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经询问,教导队的官兵正是经营了这块小菜田才弥补了蔬菜供应的不足,伙食得到了改善。在连史陈列室,各种荣誉证书和连史介绍,使我们懂得了防治教导队这个家走过了近50年历程,获得了精神和物质两个文明建设多方面成果。

临近中午时分,两位首长要留我们用餐,让我们再体验一下部队伙食,一碗白米饭外加韭菜一汤,倒很丰盛,和战士们一起用餐,吃起来格外香甜。离别时,两位首长反复叮嘱:“有空要常回家看看,教导队就是你们的家。”

回到济南市区,我又从济南日报社副总编辑金志福战友处得知:我的新闻写作第一任老师、济空司令部政治处原新闻干事林来生也转业到济南,经电话联系,我们在东方大厦一个房间见面,师生相见,格外亲切,有说不完的话语,倒不完的往事。我清楚记得,是这位老师引导我走上了新闻从业之路,没有他的指导帮助,也许我现在还是什么文章都不会写。我在政治处通讯组时,几乎所有的每篇报道,都是林老师把关,有时还亲自带着我采访,文章写出来后,他还要一遍遍修改推敲,直到满意为止。在我们采写发表的数十篇作品中,有一件发表在《空军报》二版的整版通讯影响最大,题目叫《加强根本职能教育,切实做到常备不懈》,报道的是济空司令部政治处的工作经历,至今令人难以忘怀。我和林老师的交谈在不知不觉中就过了两个小时,临别,我诚恳地告诉林老师:“这次来济南,确实不虚此行,不仅回到连队这个大家,而且还找到了你这位老师,真是没想到,如果把此行定位的话,我看就定为圆梦之行、回家之行,故地重游之行。”

在返焦的车上,我的心情仍不平静,40年了,我再次来到济南,不为别的,图的是只为感谢培养教育我的连队大家,感恩我的新闻写作引路之人,是他们成就了我这个农村娃,完成了从一名军人到一名新闻从业者的转型。

免于难。一个小时后,我们的三班和四班少了对热血青年,多了四位“瘸子兵”。

从那以后,田班长即对我们的四人看不顺眼,尤其对他手下的赵和我,更无好脸色。我们也只得如履薄冰,时时处处夹紧了屁股上那两疙瘩肉。

其实,当时除了感觉压抑和委屈,别的也没多想。岂不知,正是从那时起,我实际已经被“废”了:从此我的右腿落下了伤,小腿肚上渐渐开始形成静脉曲张,一爆发用力就隐隐作痛。后来,我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分配到军区大院工作(想想那时真是太傻太天真,腰酸腿战,屡战屡败,最后不得已自己主动要求解甲归田,告病还乡。

这是后话。好在在我们这些学中文、新闻的占了些优势,比如办内刊啊,黑板报啊,参观军区老干部书画展啊,观摩军区文艺会演啊,甚至为区队长、大队长他们撰写学习心得、述职报告、工作总结啊,这



不是尾声

是的,新兵连生活最大的特点,就是拼命压抑人本身的各种欲望,包括食、色、睡等。转到白马山训练基地后,我们重新分了班,幸运的是,潘、陈分到了三班,赵和我分到了四班,不过都在一间宿舍里,跟一个班基本没有分别。意外的惊喜,是遇到了大学同宿舍的余,他被分到了八班。

新班长姓田,也是山东人,中等个儿,瘦脸,黑黑的,略带点忧郁气质,亦不是印象中山东大汉决要除掉!在胸腔里反反复复地荡漾……眼睁睁看着那边女学员都快吃完了,我们这边亲爱的弟兄们才一个一个地被放行。

要说是该倒霉,喝口凉水也塞牙!那几天,清波战友常常这样对我说。比如说那天早上的馒头吧,长得个头小倒也罢了,还顶了碱,皱巴巴的透着黝黄,似渴睡人的眼,教人喜欢不得。早晨没吃好,想来中午好好补偿一下吧,没想到,不知为啥,中午的白米饭竟然做少了,明显不够吃,炊事班长只好把早上剩下的黄馒头拿出来填补亏空。终于,吃完了这顿午饭。大家再到饭堂门前集合,我们“小八地”站了好几个垂头丧气脸色灰白大汗淋漓的男女学员。

“报告!”只剩下这一根救命稻草了,不行,我要喊报告!一瞬间,这个词在我心中爆发性地无限放大,我要喊!跑在我右边的潘,在部队时一直是体育健将,长跑啊篮球啊都是他的强项。可能他看我快不行了,连忙伸出一只手托起我的背包,一边鼓励我别泄气,教我按步伐节奏调整呼吸,咬咬牙,坚持,再坚持!想起了江姐、黄继光,想起了辣椒水、老虎凳,坚持呵坚持,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这就是第一次出早操,如果认“熊”了,以后的日子可抬不

从军记

起头了啊。可是,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了,麻烦老矣不能饭了,能量枯竭……上帝啊,求您了,快快给我一枪吧。

下一秒,我要喊报告!突然,区队长大吼一声:“齐步——走!”狂奔的队伍立马安静了,像一条大蛇缓缓前行,只是粗重的喘息声还在此起彼伏。

噢,真主啊,上帝啊,我的太阳,那一刻真怀疑是不是在做梦。泥队评讲时,每个人脚下的水泥地上,都留下了一汪汪水痕,同志们啊,那是汗,瀑布一样的汗。

馒头事件

一周的时间,飞一样过完了。其实,这只是现在回忆时产生的错觉。当时,每一天都是偷偷掰着手指数度的,每一天都不知道要面临什么样的考验与磨炼。

新鲜感与光荣感很快就被粗粝的日子消磨殆尽了。正如餐桌上的饭菜,也由最初的花样繁多量大味美变为简简单单的四菜一汤了。连馒头也急剧“缩水”,似乎突遭变故的妇人,一夜间由丰满白净的美女憔悴成干瘦焦黄的老妪啦。我们这些新兵——曾经养尊处优惯了的大学生们,狼吞虎咽的同时,不免有些喃喃咕咕,班长们却只是板着脸,自己飞快地吃饭。

吃饭自然是要排队去饭堂的,以班为单位带到饭堂门口,然后以区队为单位集合,由值班班长指挥唱“饭前一支歌”。《学习雷锋好榜样》、《加强战备准备打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咱当兵的人》是最常唱的。其实,这里面是有个小小的“玄机”呢:如果班长当时心情不错的话,会指挥一首短的歌曲,比如《加强战备准备打仗》是最短的,歌词也最简单,只有八个字:加强战备准备打仗!重复唱六遍即可,其次是《学习雷锋好榜样》,即使再健忘的同志也能很快记住歌词。比较难又比较长的当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了。那一天,气氛好像不大对头,值班的六班胡班长脸色阴沉沉的,区队长好像也不大高兴的样子。这饭前一支歌估计要有些难度!

不过,好在那天我是“小值日”,提前十分钟便进入伙房,为本班战友打好饭菜汤摆在餐桌上,所以,不用站在队伍里唱歌。可是,汤都放凉了,大家咋还不进来呢?悄悄爬到玻璃窗边一看,乖乖哩,区队长命令大家单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呢,一个轮流唱,一首歌能完整唱下来全记住多不容易不是忘了词就是老跑调,真是呕呀嗬难为听啦,哈哈。作壁上观的我,不由幸灾乐祸起来,莫名其妙地,只有那一句歌词“第七不许调戏妇女们,流氓习气坚决要除掉!”在胸腔里反反复复地荡漾……眼睁睁看着那边女学员都快吃完了,我们这边亲爱的弟兄们才一个一个地被放行。

要说人该倒霉,喝口凉水也塞牙!那几天,清波战友常常这样对我说。比如说那天早上的馒头吧,长得个头小倒也罢了,还顶了碱,皱巴巴的透着黝黄,似渴睡人的眼,教人喜欢不得。早晨没吃好,想来中午好好补偿一下吧,没想到,不知为啥,中午的白米饭竟然做少了,明显不够吃,炊事班长只好把早上剩下的黄馒头拿出来填补亏空。终于,吃完了这顿午饭。大家再到饭堂门前集合,我们“小八地”站了好几个垂头丧气脸色灰白大汗淋漓的男女学员。

“报告!”只剩下这一根救命稻草了,不行,我要喊报告!一瞬间,这个词在我心中爆发性地无限放大,我要喊!跑在我右边的潘,在部队时一直是体育健将,长跑啊篮球啊都是他的强项。可能他看我快不行了,连忙伸出一只手托起我的背包,一边鼓励我别泄气,教我按步伐节奏调整呼吸,咬咬牙,坚持,再坚持!想起了江姐、黄继光,想起了辣椒水、老虎凳,坚持呵坚持,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这就是第一次出早操,如果认“熊”了,以后的日子可抬不



洗不尽的学生味和青涩表情,被装进了迷彩军用大巴,沿着羊肠子小路,呜呜悠悠地往训练基地输送。那时分,远山含黛,碧空如洗,大家都老老实实坐在车厢里,带着些像是要奔赴战场一样的神情。

到了,到了!带车干部麻利地指挥大家下车,然后集合,很响亮地点名,宣布分班。来到班里,放下背包行李,开始打扫卫生,整理床铺,开饭,一切都和电视里演得一模一样。吃罢饭,正想点上一支烟,突然,楼下一阵刺耳的哨音撕破黄昏的宁静,区队长有些沙哑的大嗓门同时炸响:“楼下集合,理发!”

冲到楼下时,各班已基本整好了队形。大操场上,十几个老兵,每人一把银亮的理发推子,一个一尺高的小马扎,一条雪白的床单,一字排开严阵以待。当冰凉的剃头推子在我乌黑发亮的中分发型上无情地扫荡之时,我不由得上在心里暗暗惊呼:“娘吔,残酷而悲壮的军营生活真正开始了!”

首次出操

一夜无事。凌晨5时30分,一声拖得很长很长的哨音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又是区队长的声音在楼下炸响:“出操!”大家哗啦啦从硬板床上跃起,争先恐后忙着穿衣服,有人慌里慌张地找皮带,有人弄丢了一只袜子,整个宿舍弥漫着惊慌失措的气氛。除了班长,依然安静地躺在床上,反倒像个江南的温软小生。

等我们全副武装(其实也就是背着被包和军用挎包、水壶等)冲出户外时,左班长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站在了预定位置,等着整队!

7月天,就是火。天气酷热,即便是早晨,也凉快不到哪里去。这是第一次出早操,也是平生第一次背着棉被跑步。我们围着大操场500米跑道,一圈一圈地跑啊跑。第一圈还行,第二圈汗都下来了,滴在眼镜片上,顿时眼前一片朦胧,却顾不上擦。第三圈,像是一辆烧干柴油的拖拉机,光冒黑烟却跑不起来了。然而,区队长站在大操场中央,还在起劲地吹着哨子:“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

渐渐地呼吸困难了,每呼出一口气,都带着强烈的腥热,几乎把肺和气管都要呼出来了。身上的背包像石头块一样,越来越沉重,简直是一座小山了!仿佛有一多声音在耳边不断念叨:停下来,停下来!另一个声音却在不断反驳:跑啊,跑啊,跑啊……

天啊,为什么会这样?这不是自找苦吃吗?或许当初的选择是错误的?或许那时念头一转,就会作出截然不同的选择,那样就不会这样疲于奔命了吧。说不定,现在正躺在床上酣睡呢!

胡思乱杂着乱想,头脑中一会儿一片空白,一会儿一团混沌,一会儿如金蛇狂舞,一会儿如众卿过江……但是,两条腿还在机械地向前迈动!

“报告!”一个女孩子的哭腔传来。

“出列!”区队长严厉的命令透着冷酷。

“报告!”

“报告”……连锁反应,又好像疯狂的传染病,几乎在动播军营。很短的时间,操场边上横七竖八地站了好几个垂头丧气脸色灰白大汗淋漓的男女学员。

“报告!”只剩下这一根救命稻草了,不行,我要喊报告!一瞬间,这个词在我心中爆发性地无限放大,我要喊!

跑在我右边的潘,在部队时一直是体育健将,长跑啊篮球啊都是他的强项。可能他看我快不行了,连忙伸出一只手托起我的背包,一边鼓励我别泄气,教我按步伐节奏调整呼吸,咬咬牙,坚持,再坚持!想起了江姐、黄继光,想起了辣椒水、老虎凳,坚持呵坚持,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这就是第一次出早操,如果认“熊”了,以后的日子可抬不

那一年7月,念了四年大学的我,终于毕业了。走出校门放眼社会,竟是一副踌躇满志少年得意模样,手捧一本不算太薄的发稿剪贴本,心想走到哪里都饿不死人了。

面对一拨又一拨的招聘单位,究竟何去何从?正犹豫不定,恰好济南军区政治部来学校招人,图个新鲜,我也和一大帮子同学去跟部队上的领导见面,军地双方介绍了各自情况后,无意参军的同学渐渐走散开去,最后只剩下五六位了。我扶了扶眼镜,也正要去往外走,却被一位中校军官叫住了,后来才知道他是专管招收大学生的刘干事。我说我戴眼镜不符合参军条件吧?他用一口地道的山东腔说:谁谁戴眼镜就不能参军啊?你没看我也戴着近视镜吗?刘干事还拿出相关文件叫我们看,那上面规定,视力这一条的确可以放宽。

后来,同班的潘、陈、赵和我,接到省军区电话通知,让我们到位于上街区的部队153医院接受体检,我们相约乘坐公交车一路打听就去了。没想到,到医院人家说每人得收150元体检费!150元,对我这个穷学生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顶得上我一个半月的伙食费呀,我辛辛苦苦做家教,每小时才得到五块钱报酬。我当即就不干了,吵闹着要回校,原本就不怎么情愿进部队呢!于是我们原路返回。到校后,给军区的刘干事打电话,这位首长听了我们的报告,挺气愤,说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这个费不能收。好言好语安慰了我们一番,然后又让我们等电话通知。很快,省军区又打来电话,说再去153医院吧,这回免费体检。

医院的人这次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说话间像姑表一样亲格溜溜滴亲。不但没再为难我们,还敬上了“红塔山”香烟,体检呢,还能抽烟?我们心照不宣,笑得非常鬼。

谢天谢地,终于折腾完了,还好,没有像考上大学时那样严格的外科体检,免了脱光衣服把屁股给人看的尴尬,我除了眼睛近视外,其他项目全部合格,那侄兄弟也都没有问题。过了几天,济南军区政治部干部部一纸接收函,就把我们给定下了。打电话征求家人意见,没想到父母姐弟全部投了反对票:人家说“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你这个秀才,还能当兵?吃苦受累,你那小体格受得了吗?不过,我最终还是花了近百元的长途话费,好说歹说,做通了全家人的思想工作。

通知说7月28日到济南报到,于是我们四个约定在郑州集合,恶狠狠大吃了一顿饱饭,每人整了一瓶“金星”香烟,之后,坐晚上9点多的火车奔赴泉城济南。那天大雨刚过,夜色清凉,人行道上还有哗哗的水声,我们提着裤子鞋穿进过郑州的大街小巷,直奔火车站。临上火车,赵和潘的女朋友买了一些吃的喝的,还有两包“金芒果”香烟,递了过来。车启动了,一声汽笛,撕心裂肺,别了,郑州;别了,美丽的姑娘!潘阴着脸一言不发,赵红着眼圈几乎要掉出泪来。转眼间,身后的一切就被淹没在沉重辽远的夜幕里了。

很快,大伙伙儿的心思转到即将到来的军营生活上了,反正感觉很新鲜,心情也像盛夏的骄阳,忽而变得饱满而热烈。一想到每天穿着迷彩装,在训练场上站军姿,踢正步,走队列,很是带劲儿,再想到为国为民流血流汗练兵站岗,更主要能够亲自“精忠报国”,就先被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了!关山度若飞啊,兴奋中还有点悲壮的味道。

黎明时分,出了济南站。每个人依然很亢奋。我把家人关于“秀才和兵”的说法讲给他三个听,大家都由懂懂起来:这秀才要是当了兵,会是啥感觉呢?到军区大院报到后放眼一看,乖乖啊!100多个男女学员哪!很快,一个头戴大盖帽的首长模样的人宣布:“亲耐滴”同学们,新战友们,你们100多名光荣的应征入伍大学生,将被集中到济南市郊区的一个训练基地,接受集训……那位置我知道,正好是在山上。那山不高,近似于丘陵,整齐的营房等建筑物也层层叠叠的,缠着青山的,是羊肠一样的水泥路。我们穿着新发的军装,头戴崭新的大檐帽(大夏天的,居然不觉得热),一脸



旗帜(外二首)

鲜红的旗帜
沿着陆地、天空、海洋倾流
风中一只鸽子,一棵草,一片浪花
在它心底,都是钟情的国土
边防线上,坎坷又交织
飘拂即是一种绵延的象征
带着每一个波浪的水的气息
民族之魂共吞吐
阳光下,牵着那段浸染的历史
一步一步一个脚印,漫延成一条天路
行走者络绎不绝
愿把一生的宏愿交付
一根枝
丛林里伸出来
山巅伸出一只手臂
生于大地的躯干
绿叶在上面婆娑
他坚实而忠诚
鸟站在上面
弹回天空的信息
绿色的草
成千上万中的一棵
碧绿如青葱
载上十八岁的年龄
奔赴边疆与哨卡
对祖国和人民的利益
无比坚贞

献给军人的歌

总想编一束花环
轻轻放在烈士的坟旁
用那圣洁的美丽
表达我深深的怀念与景仰
总想喝一杯热茶
递给风雪守边陲的士兵
用那温暖的醇香
抵挡夜晚的冰雪与寒风
总想唱一支歌
给泥石流中抢险的勇士
用那动听的旋律
陪你把自然的恶魔战胜
总想写一首诗
给所有保家卫国的战士
用那浓浓的深情
抒发我无比的爱与崇敬

思念战友

谨以此献给8023部队的战友们
三十年前生死共度
天山脚下风雨同路
戈壁滩上留下了你我的足迹
行军途中我们并肩携手
如今想起犹如昨天
战友二字把我们紧紧相连
留下了无尽的思念
每一次思念使人泪水涟涟
每一次思念又使我睡梦香甜
苦苦思念中现在我已两鬓斑白
战友啊,如今可好
我们何时才能再相见
曾记否
摸爬滚打,登山攀岩
为的是接受祖国的考验
历尽万苦千辛我们没有怨言
只有在蘑菇云升腾的彩云间
才能看到我们的笑脸
战友啊
有一颗心和你们生死相牵
无论是天涯、海角
战友的友情永不变

老兵感怀(二首)

七绝·军人
满怀憧憬入军营,
飒爽高歌万里征。
跨马江山挥铁剑,
苍穹任我绘红绫。
五绝·战士
横马傲苍穹,铁枪挥侠风。
骨铮怀又烈,豪迈射天弓。